



廣州城珠江灘景圖 局部 大英圖書館藏

銅版汗青

周維強

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之委法製作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在經歷了五年的鏖戰後，清軍終於蕩平西北叛亂。這場將西域變為新疆戰爭的勝利，使得乾隆皇帝志得意滿。為了紀念自己的偉大功業和從征將士的勇略，他規劃出前所未有的記功方式——製作〈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銅版畫，來表彰西北的功勳。乾隆二十九年，乾隆皇帝諭示郎世寧等西洋宮廷畫師，為西北戰事繪製十六幅「得勝圖」圖稿。稍後，在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等人和十三行商的安排下，郎世寧等人所繪圖稿被送往巴黎製作銅板，並印製銅版畫。這些宮廷畫師的圖稿，以及法國工匠所製作的銅版和刷印的銅版畫，是何時返回中國的？期間又有何轉折？清宮檔案載之頗詳：

楊廷璋等決定委法製作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十月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來乾隆皇帝的旨意，由內務府郎中德魁（生卒不詳）（註一）和員外郎李文照接旨，命

「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著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送往歐洲照稿刻做」。（註二）三十年（一七六五）五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發佈上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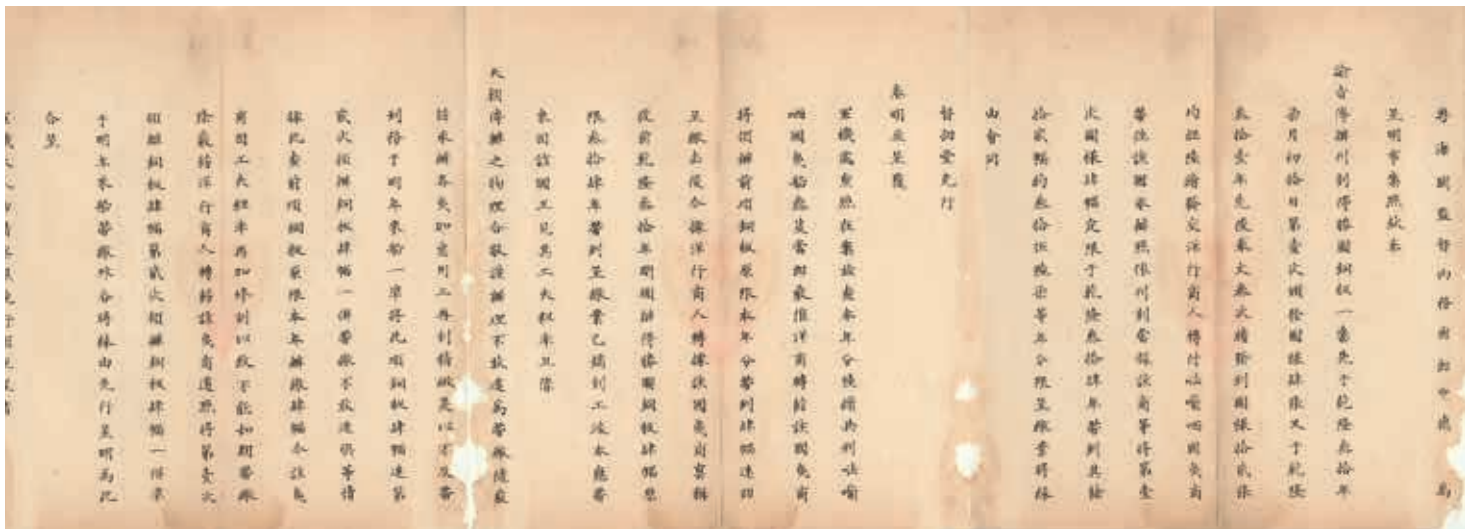
平定准（準）噶爾回部等處得勝圖十六幅，著郎世寧等繪畫底稿發往西洋，揀選能藝，依稿刻做極細銅板。其銅板不可駢做，所用工料任其開報，如數給發。今將郎世寧畫得愛玉

史訐（斫）營稿一張、王致誠畫得阿爾楚爾稿一張，艾啓蒙畫得伊犁人民投降稿一張，安德義畫得庫爾喀稿一張，先行發去，作速刻做。得時，每板用整紙先刷印一百張，隨銅版一全交來，其餘十二張陸續三次發去。欽此。（圖一a）（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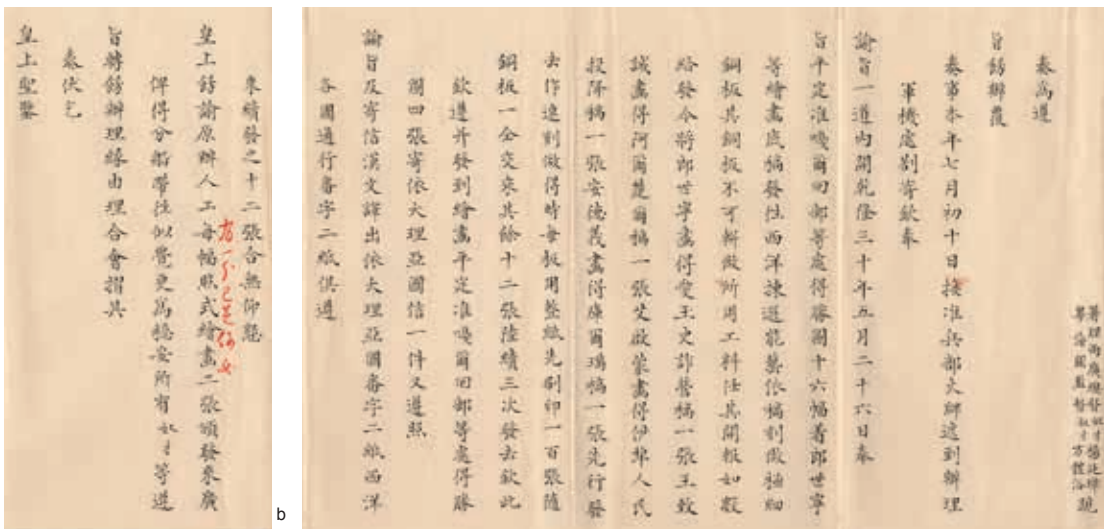
參與繪製銅板圖稿的，是在北京的耶穌會郎世寧修士（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王致誠修士（Denis Artiret, 1702-1768）、艾啓蒙神父（Ignaz Sichelbarth, 1708-1780）和不履奧斯定會士安德義神父（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 ?-1781）四人。郎世寧的位階雖僅為修士，卻深受乾隆皇帝重視，又為四人中最年長者，實為此計畫之領導者。第一批送出的圖稿中，郎世寧畫〈格登山斫營圖〉，王致誠畫〈阿爾楚爾之戰圖〉，艾啓蒙畫〈平定伊犁受降圖〉，安德義畫〈呼爾滿大捷圖〉。六月十六日，內務府造辦處將四幅圖稿、信函和諭旨，及譯成義大利文和拉丁文本的信函、諭旨，進呈御覽。乾隆皇帝命交王常貴發給軍機處，由

軍機處以兵部火牌寄往廣東（《秘檔薈萃》，頁一四八），開啓了委法製作銅版畫的序幕。

七月初十日，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一六八九～一七七二）和粵海關監督方體浴（一七三五～？）兩人收到軍機處所發上諭等文件和圖稿後，隨即傳喚廣州行商潘振承等（註四）詢問，得知義大利並無船隻來廣貿易，在廣州貿易者僅有法國，該國與義大利「水程可通」，但兩國輾轉附寄，難保不致遲誤。且法國即有善刻銅版之人，故詢問法國東印度公司（公班衙，Compagnie frança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廣東分公司董事長吁咂哩，由其看過圖稿後，認為法國曉諳刊刻，遂將交付委辦。由於考慮「畫刻精緻，工程難計時日，且船隻往返靡常」。經行商再三詢問，雙方約定首批刊刻銅版四塊約於乾隆三十四年完成到粵。（《秘檔薈萃》，頁一四九）八月初一日，兩人將處理方式向乾隆皇帝奏報。由於考慮海路運輸危險，楊廷璋等又建議乾隆皇帝將草稿繪製兩份，分別送往歐



圖三 粵海關監督德魁〈呈軍機處奉旨傳辦刊刻得勝圖銅版情形〉 乾隆34年11月初1日 10扣 局部 故機0112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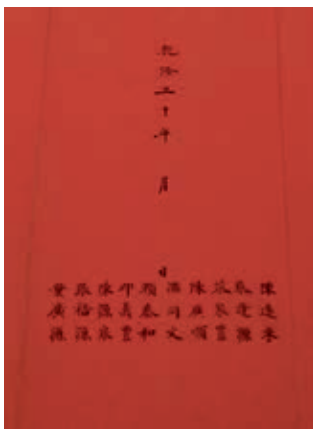
圖一 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等奏〈為辦理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銅板四幅交法國刻製事〉 乾隆30年8月初1日 12扣 局部 故宮0468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浴即行轉催法商「速為趕辦，毋再遲延」。（《秘檔薈萃》，頁一五三）新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監督德魁隨即招來法國在廣州的大班喇噤查詢，喇噤稱「該國國王知係天朝發辦之事，當即募工敬謹趕辦，因繪圖精細，伊國雕刻能手僅有數人，必需次第刊刻。」（《秘檔薈萃》，頁一五四）表達深知承辦此事的重要性，並認為可以準時交付。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是雙方議定交出第一批銅版和銅版畫的期限，但到了九月仍沒有收到銅版畫的消息。德魁向行商查詢後，得到了法商的回覆：「國王見其工大粗率，且係天朝傳辦之物，理合敬謹辦理，不敢遽為帶繳，隨嚴飭承辦各夷，加意用功，再刻精緻，是以不及帶到。務于明年來船，一準將此項銅板肆幅，連第貳次領辦銅板肆幅一併帶繳，不敢遲悞。」表示法王對於銅版製作不夠細緻，故而不願倉促交付。德魁遂於十一月初一日向軍機處咨呈說明此事。（圖三）

洲。但乾隆批示：「有一分足，何必。」對運送風險毫不擔憂。（圖一b）最後，由十位廣東行商聯名與法商代表雙方簽約，並預付了花邊銀五千兩。（圖二）（註五）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二月初九日，軍機處又續發西洋宮廷畫師所繪第二批圖稿，分別為〈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烏什酋長獻城圖〉、〈拔達山汗納款圖〉和〈黑水圍解圖〉等四幅，於二月二十七日抵達廣東。在此之後，朝廷又陸續送出兩批圖稿前往法國。（《秘檔薈萃》，頁一五〇）依照這些圖稿所製造的銅版和銅版畫，則預定於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後，逐年分次運回，預計於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全部完成。



圖二 〈廣東洋行潘同文等公約〉上簽約的10位行商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

法國延遲交付與清廷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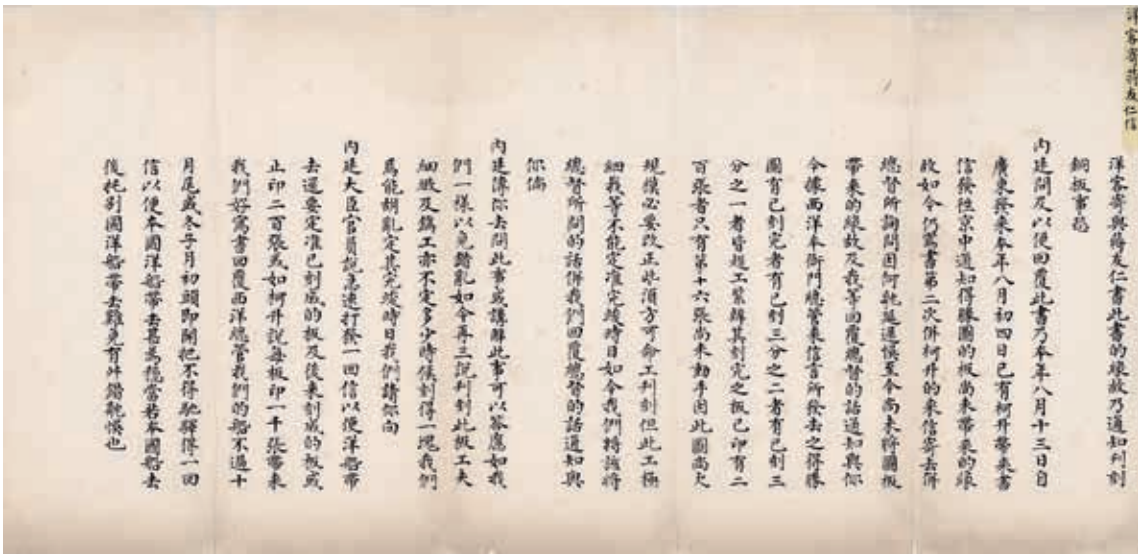
銅版畫圖稿抵法後，由法國建造總監兼繪畫研究院院長馬利尼侯爵（marquis de Vandières puis de Marigny, 1727-1784）領導，由刻工首領柯升（Charles-Nicolas Cochin）率領勒霸（Le Bas）、散多班（Saint-Aubin）、卜烈孚（Prévost）、阿里邁（Allimet）、馬斯克立業（Masquier）、訥依（Née）和學法（Choffard）等人負責刻印的工作。然而，刻工們卻對部分圖稿的品質不滿意，因此又針對個別的圖進行修正。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刻工們完成了前四幅的鐫刻。而剩下的十二幅圖稿，也於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在行商的安排下，由法商萬耶接手，分由Le Berryer, Le Penhievre, Le Duras三艘船運抵法國。

在圖稿送出後，一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間，都沒有銅版畫的消息。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諭示「迄今已閱二載有餘，何以尚未辦竣？」命方體

法人之解釋

李侍堯對於法商延期交付十分不滿，要求行商再次詢問實情。法方為此多方解釋延遲的原因。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六月初五日，法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同班，透過行商給官（疑即啓官之粵語或閩語音轉）解釋，法方拖延交付是因為銅版刻得不夠細緻，請求兩廣總督諒解。同時，在來信中也代替柯升說明，刷印銅版亦亟需技巧，如有不慎，會傷害銅版，且中國的紙張和油墨等材料不適用於銅版畫的印刷，必須在法國刷印。（圖四）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柯升的正式回覆送至北京，柯升在信函中指出銅版畫製作工藝細緻，中國製造的紙張無法用於銅版畫印刷，必須採用法國紙張，而印刷銅板的油墨亦需要特別熬製，以適應銅板上細微的紋路，油墨以葡萄酒渣為原料。而印前在銅板上敷摸油墨的功夫亦是印刷效果的關鍵。在考慮紙張、油墨、印刷技術等因素，為求謹慎，必須花費大量時間，故而延遲交付。（圖五）



圖六 〈為刊刻得勝圖銅版事洋商寄蔣友仁信〉 乾隆35年8月13日 6扣 局部 故機01326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商轉飭法商，命其寄信回國趕緊辦繳。由於合約中要求銅版要送回，因此法商考慮銅版運回後，中國的紙墨油水無法配合銅版印刷的需求，因此法商又來信詢問宮廷畫師（欽天監畫圖人），總共需要印刷多少張？以便配齊印刷所需的紙墨材料。由德魁咨呈軍機處（圖七），李侍堯和德魁又另行向乾隆皇帝奏陳。（《秘檔薈萃》，頁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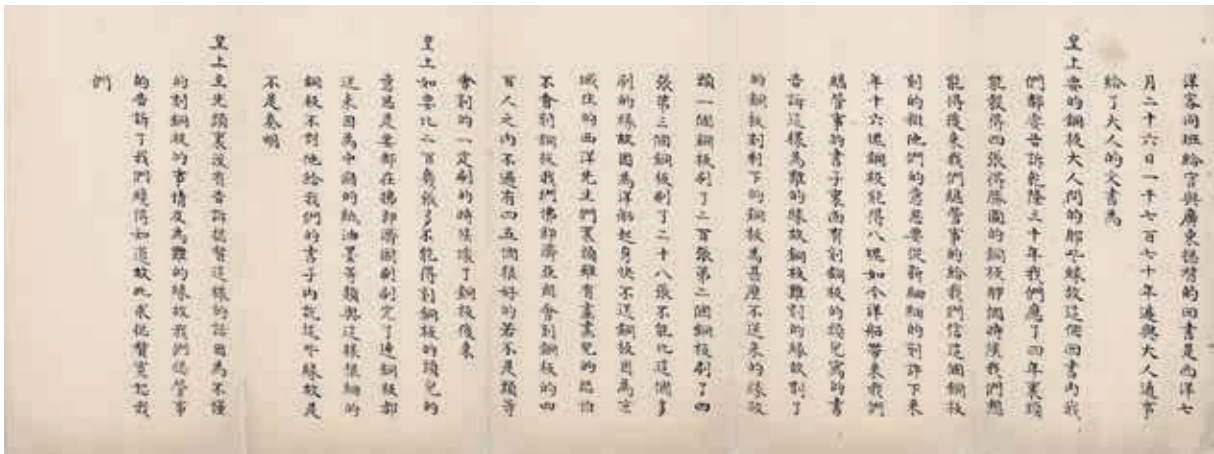
銅版畫完成與印刷術傳入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李侍堯和德魁接到了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福隆安（？～一七八四）寄來的乾隆皇帝上諭，指示銅版畫每種刷印二百張，連同銅板送回，且不必準備印刷用的紙墨油水。李侍堯等人立即找來行商潘振承，命其與法商諄切飭知，並將催促完工的書信交與法國大班琳叻，隨帆船哆地連號返法。（《秘檔薈萃》，頁一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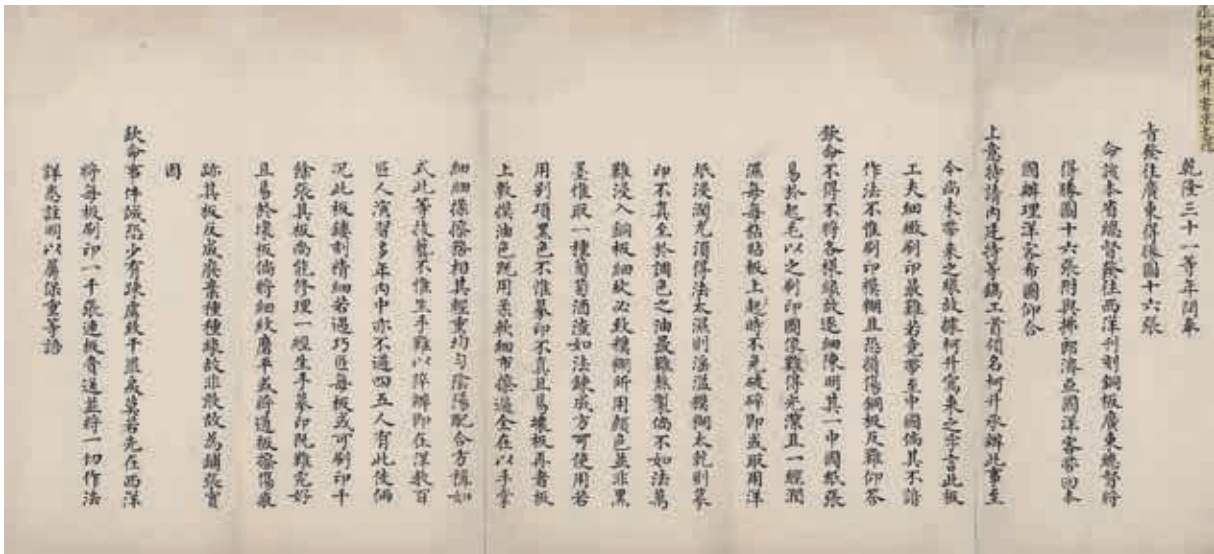
在廣東官員的積極催促之下，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七月，終於送到第二批東來的銅版畫，共有銅版

畫五百四十三張，圖稿三張。（《秘檔薈萃》，頁一五七）李侍堯和德魁於八月初三日咨呈軍機處，合呈造辦處，版畫等物將隨同粵海關年燈貢品進京。（圖八）據《內務府記事錄》載，這批畫在十一月十九日抵達北京，其交付的內容為：〈平定伊犁受降圖〉圖稿一張，銅版畫一百二十張；〈鄂壘扎拉圖之戰圖〉圖稿一張，銅版畫一百三十一張；〈凱宴成功諸將士圖〉圖稿一張，銅版畫一百三十二張；〈阿爾楚爾之戰圖〉銅版畫一百六十張。這批畫被送至啓祥宮（今紫禁城太極殿）貯存。（《秘檔薈萃》，頁一六一—一六二）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李侍堯等上奏收到第三批銅版畫二百七十二張，原稿一張。從《內務府記事錄》可知，十二月初九日這批銅版畫由粵海關送抵內務府，由庫掌四德、五德收到〈阿爾楚爾之戰圖〉十五張，〈平定伊犁受降圖〉五十八張，〈鄂壘扎拉圖之戰圖〉六十七張，〈凱宴成功諸將士圖〉六十六張和〈呼爾滿大捷圖〉六十六張。這些



圖四 〈為刊刻得勝圖銅版洋客同班給官與兩廣總督回信〉 乾隆 6扣 局部 故機0132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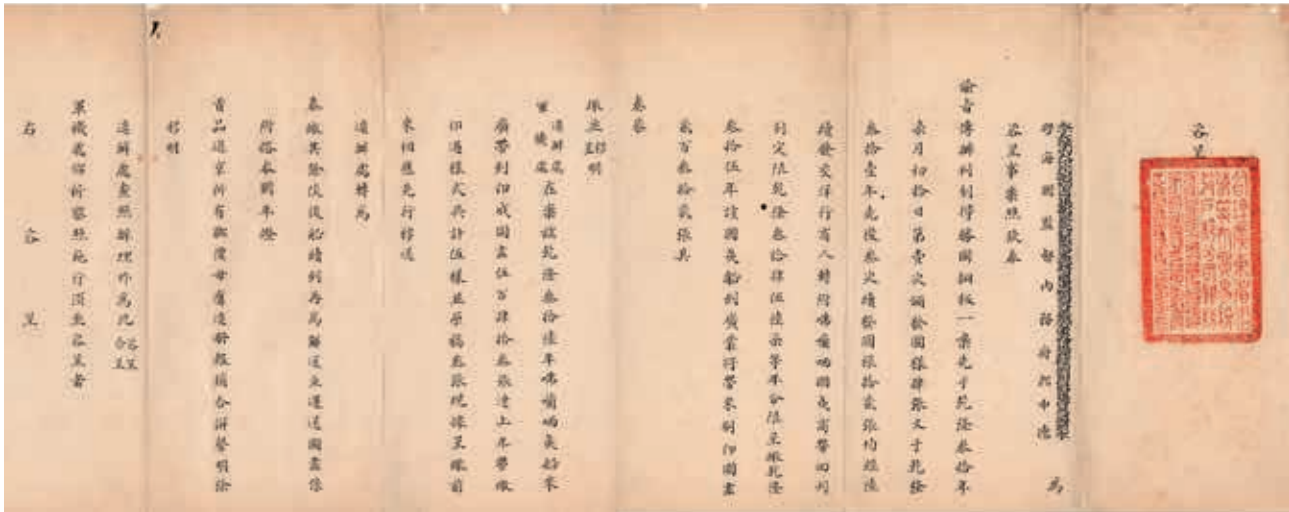


圖五 〈洋商帶回鑄工首領柯升寄京書信呈覽〉 乾隆35年8月初4日 6扣 局部 故機0132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尚有法商致函北京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t, 1715-1774），於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自廣東發往北京，內容主要說明製作和印刷銅板的進度，以便內廷傳詢蔣友仁時，便於代答。並希望其代詢內務府大臣銅版畫印刷的數量是二百還是一千？以便向法國內廷大臣覆命。（圖六）

第一批銅版畫運回與法商說明

乾隆三十五年，抵達廣州的法國船隻只帶來了銅版畫二百三十二張，以及兩張圖稿。銅版畫中共有〈格登山斫營圖〉二百張、〈阿爾楚爾之戰圖〉四張和〈平定伊犁受降圖〉二十八張，安德義所繪的〈呼爾滿大捷圖〉，因尚需修圖，因此並未刷印。李侍堯和德魁隨即上繳，但由於數量不足，兩人又飭令行商潘振承（一七一四～一七八八）等詢問法商原因，經法商大班嚶嚶回覆「銅板功夫細巧，只有肆伍人會做，略有不到，又須另刻，刷印不精，亦難呈繳」，只能呈繳此數。李侍堯等令行



圖八 李侍堯、德魁〈咨呈軍機處法國夷船來廣帶到印成得勝圖伍百四十三張〉 乾隆36年8月初3日 9扣 局部 故機0148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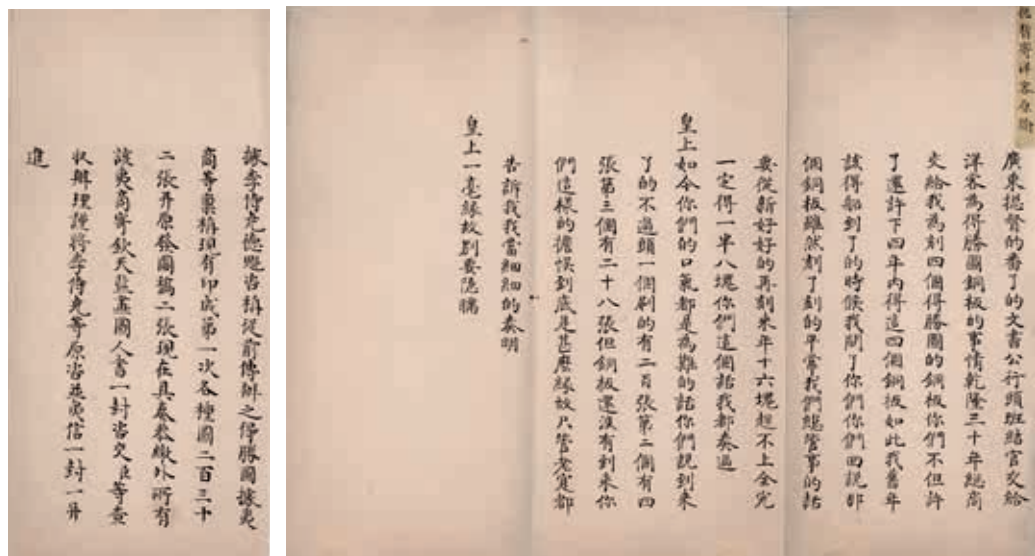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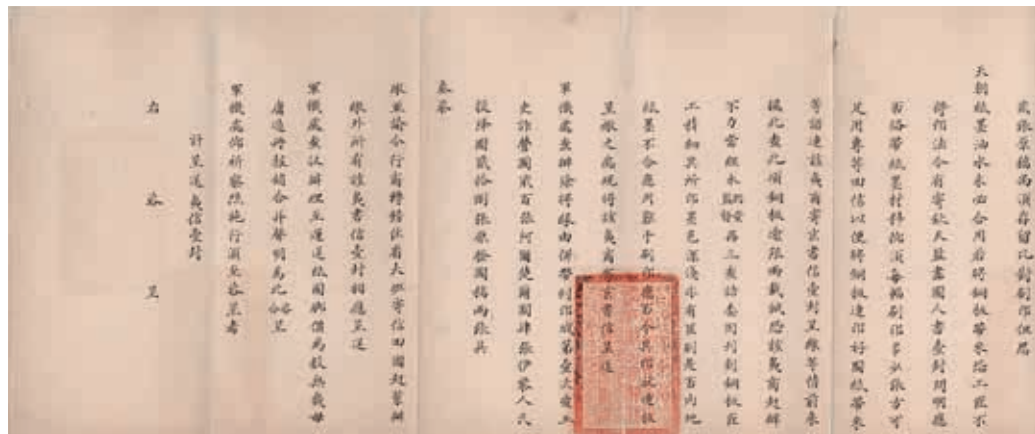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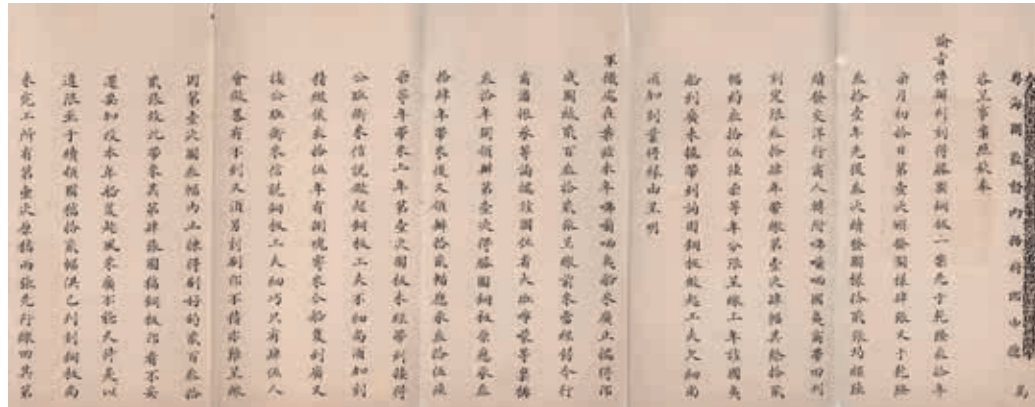


圖九 李侍堯、德魁〈奏報法國刊刻得勝圖銅情形事〉 乾隆36年10月18日 乾隆36年12月初9日 6扣 故機0155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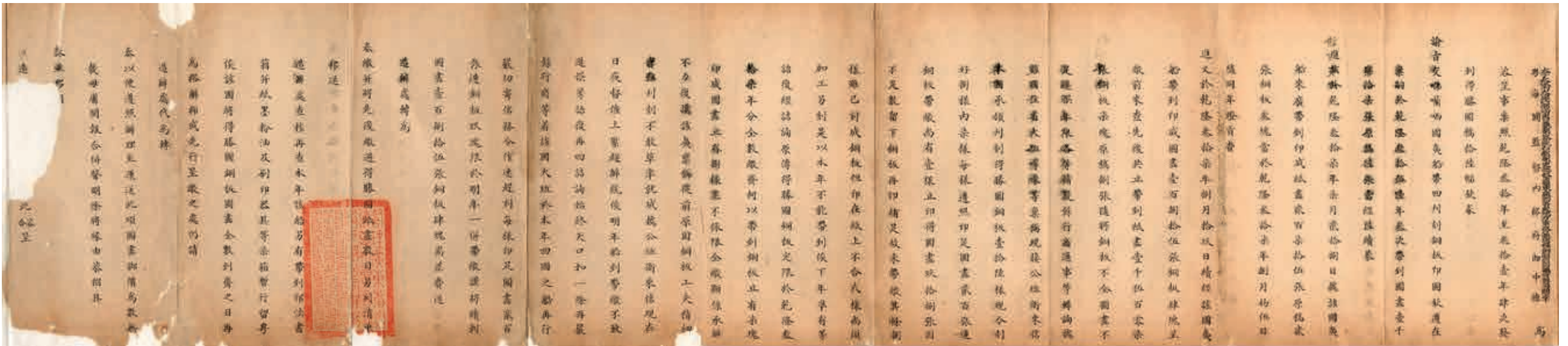
五日繳進。但這批抵達內務府的時間較晚。十二月二十二日，庫掌四德、五德將粵海關送到銅版畫，〈阿爾楚爾之戰圖〉七十七張，〈黑水圍解戰圖〉一百張，〈平定回部獻俘圖〉九十八張。另有〈平定回部獻俘圖〉圖稿一張，〈阿爾楚爾之戰圖〉銅板一塊，〈鄂壘扎拉圖之戰圖〉銅板一塊，〈黑水圍解圖〉銅板一塊，還有一面粘金邊玻璃平定回部獻俘圖畫，交太監胡世傑呈覽。

第五批銅版畫隨後於八月十九日奏報運抵廣州，銅版畫共一百八十五張，銅板四塊。同時，也載來了印法書籍和紙墨粉油及刷印器具，共有七箱。十一月二十日，庫掌四德、五德和筆帖式福慶將這批銅版畫進呈，共有〈阿爾楚爾之戰圖〉七十七張，〈黑水圍解圖〉一百張，〈呼爾滿大捷圖〉三張，〈鄂壘扎拉圖之戰圖〉二張，〈凱宴成功諸將士圖〉三張，〈格登山斫營圖〉銅板一塊，〈平定伊犁受降圖〉銅板一塊，〈呼爾滿大捷圖〉銅板一塊，〈凱宴成功諸將士圖〉銅板一塊，交與太監胡世寧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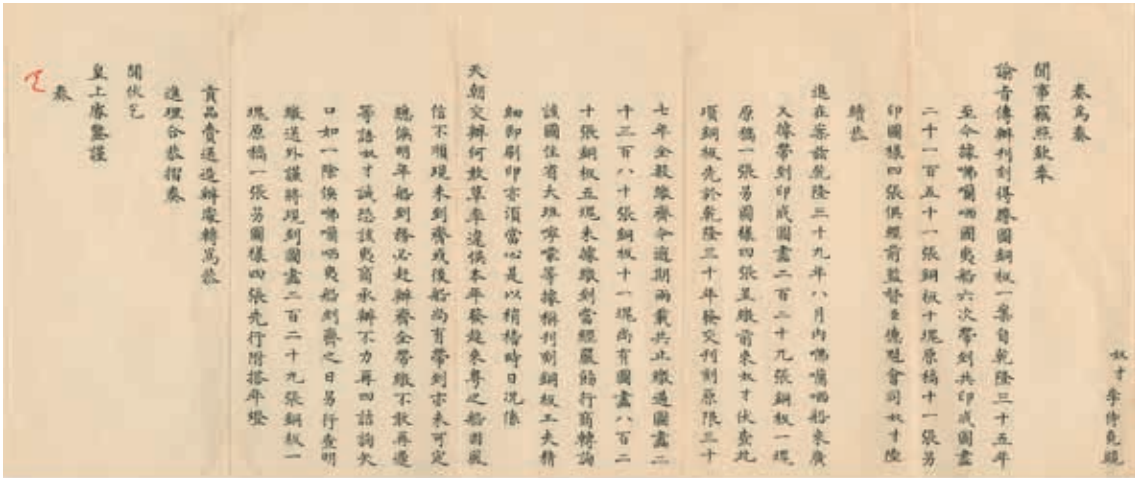
圖和銅板都先收藏於啟祥宮中。（《秘檔實錄》，頁一六二）由於繳交的數量依然不足，李侍堯等人嚴飭行商，行商在轉詢法商後，據法國大班囉嚒等稟



圖七 兩廣總督李侍堯、粵海關監督德魁〈咨呈軍機處夷商帶回得勝圖銅板第一次四幅並夷書一封〉 乾隆35年9月初5日 本件 14扣 局部 附件一：軍機處奏片 2扣 局部 附件二：總督寄洋客原諭 3扣 故機0132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李侍堯、德魁〈咨呈軍機處法國夷船帶回得勝圖銅版惟未能全部帶回情形〉 乾隆37年9月初1日 14扣 局部 故機0181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李侍堯奏〈奏為法國帶到印成得勝圖圖畫及銅版事〉 乾隆39年9月初1日 8扣 局部 故宮0555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覽。

同時，銅板也開始在北京進行試印。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五月初三日，庫掌四德、五德，筆帖式福慶將粵海關送到銅板七塊壓印版畫，成功率僅為十分之二。乾隆下令後續所有銅板都要先行壓印各十分，並將這些銅版和銅版畫收藏於輿圖房。

第六批銅版畫於乾隆三十八年底送到北京，銅版畫共六百四十八張，銅板三塊，圖稿四張。十二月十九日，庫掌四德、五德、筆帖式福慶將粵海關送到的銅版畫進呈，共有〈平定回部獻俘圖〉一百三十四張，圖稿一張，銅板一塊；〈拔達山汗納款圖〉二百二十七張，圖稿一張，銅板一塊；〈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二百二十九張，圖稿一張，銅板一塊；〈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五十八張，圖稿一張。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九月初一日，李侍堯奏報第七批法國運來銅版畫，共有銅版畫二百二十九張，銅板一塊，圖稿一張，圖樣四張。（圖十一）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三日，

乾隆皇帝下旨詢問「外洋現刻所少得

勝圖銅板為何不見送來？」第八批則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四）九月，法國船帶來銅版畫三百五十八張，銅板二塊，圖稿二張。閏十月十六日，李侍堯和德魁因此又上奏，銅版畫數量仍不足，仍缺圖稿二張，版畫五百七十九張，銅板三塊。故仍令行商催促法國在廣州的大班囉咩。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八月，法船運送第九批銅版畫抵達廣州。十月初二日，李侍堯等上奏共有四百三十張銅版畫和銅板兩塊。《秘檔書萃》，頁二六八）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廣東巡撫李質穎（？——一七九四）咨呈軍機處，指出最後一批銅版畫，包括銅版畫一百四十九張，銅板一塊和圖稿二張，送往造辦處。歷時十二年的銅版畫委法製造終於完成。

十六幅得勝圖陸續自法國送回後，依照裁切線裁去多餘部分，托裱於黃綾之上。乾隆皇帝特別撰寫了〈御製序〉，並為每一幅戰圖題詩，最後加上了〈臣工跋〉，交武英

殿以木版刻成另外十八幅，組合爲一套三十四幅完整的得勝圖，於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二月十二日上交郎中保成，其後由太監鄂魯里（厄勒里）呈遞乾隆皇帝，乾隆閱後命令先製作二十套。（《秘檔薈萃》，頁一七〇）

賞賜與存貯

院藏〈賞給得勝圖名單〉記載了五次賞賜銅版畫的對象。（圖十二）第一次送出了十八份，送出的對象包括了衆多皇子、皇孫、滿洲親王、軍機大臣和蒙古親王郡王貝勒。皇子有時任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多羅郡王六阿哥永瑔、多羅儀郡王四庫全書總裁八阿哥永璇、四庫全書總裁十一阿哥永理、十五阿哥永琰、十七阿哥永璘。皇孫則有定親王永璜長子綿德阿哥、其弟綿恩阿哥、端親王永城長子綿惠阿哥等皇室成員。滿洲親王則是莊親王永璘。

軍機大臣有六位，分別爲武英殿大學士阿桂、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兵部尚書福隆安、戶部尚書梁國治、

第五次則以藏書家為主，分別為寧波天一閣范懋柱、鮑士恭、汪啓淑、馬裕等，他們曾為修纂《四庫全書》獻出自己的藏書。以上五次共送出了銅版畫一百零一套。

此外，尚有一史館藏（內務府造辦處為刷印得勝圖頒發各直省督撫衙門及將軍都統各處存貯記事錄），可以得知得勝圖陳設於衙門、行宮和其他贈與個人的概況。得勝圖銅版畫藏紫光閣十套，懋勤殿十套，造

正紅旗滿洲都統永瑞、烏魯木齊都統索諾穆策凌、烏什辦事大臣申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崔應階、伊犁參贊大臣拉旺多爾濟和烏里雅蘇臺將軍巴圖。

第四次賞賜對象為功臣及其後代，以及方略修纂者。在功臣及其後代部分，有兆惠之子扎蘭泰、班第之孫慶麟、納穆札爾之子保寧、策布登扎布、黃廷桂之曾孫黃文璟、舒赫德之子舒常、阿里袞之子布彥達齊、明瑞之子惠綸、來保之孫達春、劉統勳之子劉墉、汪由敦之子汪承霈、那延泰之子惠齡、劉綸之子劉圖南、王杰、董誥、彭元瑞、沈初、錢汝誠、曹文植。

辦處輿圖房十套。又頒發各直省督撫衙門及將軍都統各處存貯，包括了直隸總督、兩江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四川總督、雲貴總督、山東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陝西巡撫、盛京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伊犁將軍、烏里雅蘇臺將軍、烏什參贊大臣和烏魯穆齊都統共十九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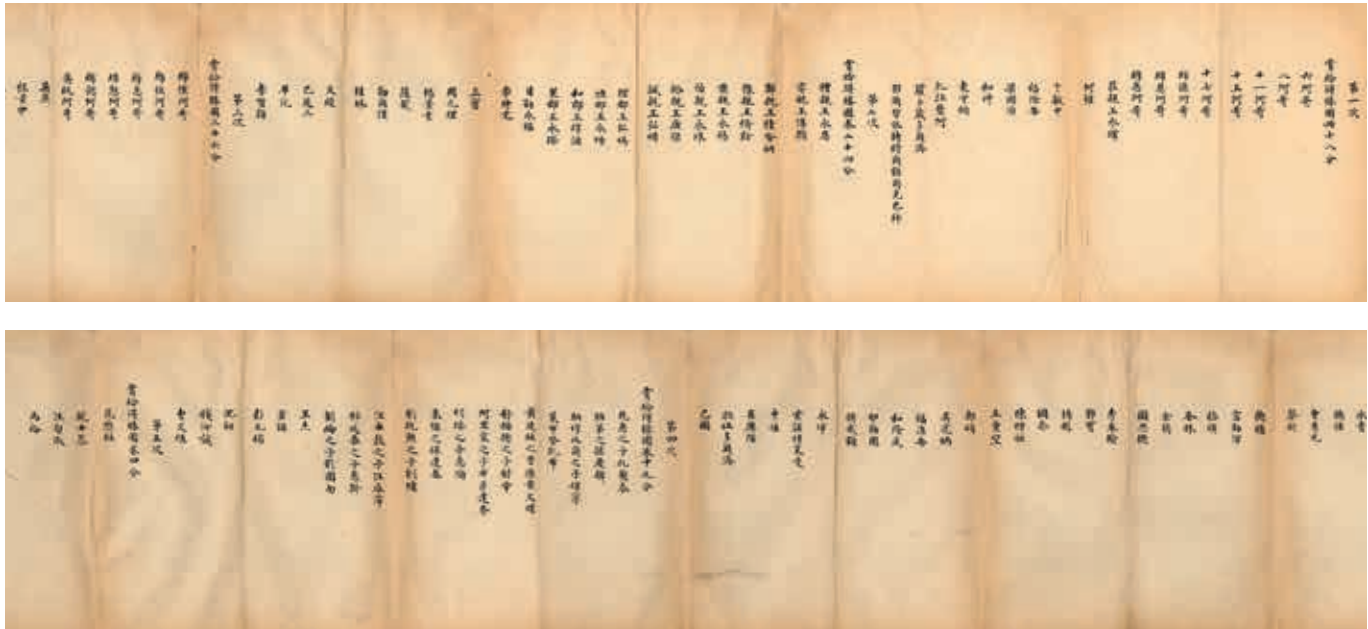
乾隆在各處行宮也存貯了十二套，分別有浙江杭州行宮、天津柳墅行宮、海寧安瀾園、聖因寺、金山寺、天寧寺、江寧行宮、蘇州行宮、

至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三月初二日，又令造辦處刷印了二十四套，再從原藏紫光閣、懋勤殿和造辦處輿圖房抽取四十套，共六十四套分發各處行宮陳設。乾隆五十一年

棲霞行宮、山東靈巖行宮、白鶴泉行宮和泉林行宮。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又下令北京附近存貯，包括了盤山二冊，湯山一冊，萬壽山二冊，香山二冊，玉泉山二冊，海子四處四冊，熱河二冊，喀拉河屯一冊，濟爾噶郎一冊，阿穆乎郎一冊，龍井一冊，焦山一冊。

後一位處理銅板委法製作案的廣東首長。

第三次送出三十六份，賞賜的對象是皇孫和皇曾孫、部臣、巡撫與河道總督、將軍、都統、各地辦事及參贊大臣等。皇孫和皇曾孫有六位，分別為已去世皇五子永琪五子綿億阿哥、皇十一子永理三子綿聰阿哥、皇八子永璇長子綿志阿哥、永理長子綿懃阿哥、出繼永璋的永理第二子綿懿阿哥和皇長孫綿德之子奕純阿哥。部臣則有十一位，包括了戶部滿尚書英廉、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程景伊、吏部滿尚書永貴、禮部滿尚書德保、禮部尚書曹秀先、兵部尚書蔡新、刑部滿尚書德福、工部滿尚書富勒渾、工部尚書嵇璜、理藩院尚書奎林和署理工部尚書金簡。巡撫與河道總督共有九位，分別為貴州巡撫圖思德、署理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漕運總督鄂寶、江蘇巡撫楊魁、山東巡撫國泰、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浙江巡撫王望、江西巡撫郝碩、廣西巡撫吳虎炳。還有各地將軍共十一位，分別為盛京將軍福康安、吉林將軍和隆武、伊犁將軍伊勒圖、成都將軍特成額、



圖十二 《賞給得勝圖名單》 乾隆 20扣 局部 故機0257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次送出二十四份，賞賜的對象包括了滿洲親王、郡王、貝勒和各地總督、巡撫。滿洲親王、郡王、貝勒共有十三位，分別為禮親王永恩、睿親王淳穎、鄭親王積哈納、豫親王脩齡、肅親王永錫、怡親王永琅、裕親王廣祿、誠親王弘暢、理郡王弘為、恒郡王永皓、和郡王綿循、果郡王永臻和貝勒永福。各地總督則有八位，分別為雲貴總督李侍堯、湖廣總督三寶、直隸總督周元理、閩浙總督楊景素、兩江總督薩載、陝甘總督勒爾謹、兩廣總督桂林和四川總督文綬。但巡撫只賜給三人，分別為山西巡撫巴延三、陝西巡撫畢沅和廣東巡撫兼管粵海關李質穎，李質穎亦為最

後一位處理銅板委法製作案的廣東首長。

第三次送出三十六份，賞賜的對象是皇孫和皇曾孫、部臣、巡撫與河道總督、將軍、都統、各地辦事及參贊大臣等。皇孫和皇曾孫有六位，分別為已去世皇五子永琪五子綿億阿哥、皇十一子永理三子綿聰阿哥、皇八子永璇長子綿志阿哥、永理長子綿懃阿哥、出繼永璋的永理第二子綿懿阿哥和皇長孫綿德之子奕純阿哥。部臣則有十一位，包括了戶部滿尚書英廉、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程景伊、吏部滿尚書永貴、禮部滿尚書德保、禮部尚書曹秀先、兵部尚書蔡新、刑部滿尚書德福、工部滿尚書富勒渾、工部尚書嵇璜、理藩院尚書奎林和署理工部尚書金簡。巡撫與河道總督共有九位，分別為貴州巡撫圖思德、署理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漕運總督鄂寶、江蘇巡撫楊魁、山東巡撫國泰、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浙江巡撫王望、江西巡撫郝碩、廣西巡撫吳虎炳。還有各地將軍共十一位，分別為盛京將軍福康安、吉林將軍和隆武、伊犁將軍伊勒圖、成都將軍特成額、



巴黎大皇宮博物館聯會（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Grand Palais）版畫工作坊的銅版畫試印 作者攝



德國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sches Museum）所藏的〈鄂墨扎拉圖之戰圖〉銅版 作者攝

附表 法國承做〈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送抵中國時間表

時間（地點）	銅版畫（張）	銅版畫	銅板	圖稿
1. 乾隆 35 年 9 月（廣州） 乾隆 35 年 10 月 28 日（北京）	232	格登山斫營圖 200 阿爾楚爾之戰圖 4 平定伊犁受降圖 28		2 格登山斫營圖 平定伊犁受降圖
2. 乾隆 36 年 7 月（廣州） 乾隆 36 年 11 月 19 日（北京）	543	平定伊犁受降圖 120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131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132 阿爾楚爾之戰圖 131 阿爾楚爾之戰圖 29		2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3. 乾隆 36 年 10 月 18 日（廣州） 乾隆 36 年 12 月 9 日（北京）	272	阿爾楚爾之戰圖 15 平定伊犁受降圖 58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67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66 呼爾滿大捷圖 66		1 呼爾滿大捷圖
4. 乾隆 37 年 7 月 28 日（廣州） 8 月 5 日送往北京 乾隆 37 年 12 月 22 日（北京）	275	阿爾楚爾之戰圖 77 黑水圍解戰圖 100 平定回部獻俘圖 98	3 阿爾楚爾之戰圖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黑水圍解圖	2 黏金邊玻璃瓶定回部獻俘圖
5. 乾隆 37 年 8 月 19 日（廣州） 乾隆 37 年 11 月 20 日（北京）	185	阿爾楚爾之戰圖 77 黑水圍解戰圖 100 呼爾滿大捷圖 3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2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3	4 格登山斫營圖 伊犁人民受降圖 呼爾滿大捷圖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6. 乾隆 38 年 12 月 19 日（北京）	648	平定回部獻俘圖 134 拔達山汗納款圖 227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 229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 58	3 平定回部獻俘圖 拔達山汗納款圖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	4 平定回部獻俘圖 拔達山汗納款圖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
7. 乾隆 39 年 8 月	229	不詳	1 不詳	1 不詳
8. 乾隆 40 年 9 月	358	不詳	2 不詳	2 不詳
9. 乾隆 41 年 8 月	430	不詳	2 不詳	
10. 乾隆 42 年 9 月	149	不詳	1 不詳	2 不詳
總計	3321		16	16

本表係依院藏清宮檔案及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編《乾隆西域戰圖秘檔薈萃》會總而成。

（一七八六），由於有潭柘寺等處尚未陳設得勝圖，又陸續在直隸其他行宮六十四處陳設了得勝圖。

結語

自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起的銅版畫戰圖委法製作，經歷十二年後，分爲十次運送，花費了無數白銀，這些圖稿、銅板和印刷完成的銅版畫才回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印刷委外案。其成功的憑藉無非結合了帝王的藝術品味、法國銅版畫技藝的超群、海上貿易的頻繁和商業組織的活躍等因素。在行商和法商的居中協調下，終使分隔數萬公里的委託案得以順利完成。而內務府以雕版印刷術所印製的〈御製序〉、〈御製詩〉、〈臣工跋〉，與法國刷印的精美銅版畫合璧，並將全套以鏡片形式黃綾裝裱，呈現出乾隆皇帝獨特的藝術品味。

法國的銅版印刷，在印製地圖和精細的畫作上有極大的優勢。因此，清廷原著眼於將銅版繳回，以便自行印刷。然而，透過柯升的解釋，終於

瞭解到除了關鍵的腐蝕雕刻製版技術外，印刷也有技術門檻，終於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將印刷所需的各項材料和工具輸入中國，並隨即進行了試印，開啓了中國自行製作印刷銅版畫的新時代。

乾隆下令爲西北戰爭製作銅版

註釋

1. 本文因列舉人物衆多，為避免行文龐雜，僅加註重要人物之生卒年。
2. 《內務府造辦處辦理平定準噶爾得勝圖銅版畫記事錄》，參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西域戰圖秘檔薈萃》，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一四七。以下作《秘檔薈萃》。
3. 此一上諭未見於現存之上諭檔，惟見於其他文獻之摘引。本段係依楊廷璋等人所奏，〈為辦理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銅板四幅交法國刻製事〉，乾隆二十年八月初一日，故宮04866，《宮中檔硃批奏摺》。
4. 潘振承，字遜賢，號文巖，福建龍溪人。潘啓官，英文商名為 Pankhequa，時任廣州十三行商總。
5. 〈廣東洋行潘同文等公約〉，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該文件的編號原為 nouv. fonds chinois 5231，現改為 chinois 9199。
6. 院藏本摺係軍機處檔奏摺錄副，宮中檔原件現存於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參《秘檔薈萃》，頁一五七。

畫無疑是一項文化創舉。透過銅版印刷術，這些戰爭不再只是流於文字敘述，不但能夠以圖像構建出君臣共同的歷史記憶，並以印刷散佈的方式廣為流傳，提升了當時的政治認同，也凸顯出強盛的帝國印象。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Paul Pelliot,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T'oung Pao*, vol. 20 (1921), pp. 183-274. 馮承鈞譯，〈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十月，頁六九—一二三。
2. 莊吉發撰，《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一。
3.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西域戰圖密檔薈萃》，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七。
4.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gu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Ausstell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3.
5. 高田時雄，〈〔解說〕平定西域戰圖〉，收錄《乾隆得勝圖·平定西域戰圖》別冊，京都：臨川書店，二〇〇九。中文本見高田時雄撰，譚皓譯，〈平定西域戰圖解說〉，載《西域文史》，第六輯，二〇一一—二二，頁三〇—三三三。